

明代家刻与士绅社会：以杭州张氏为例*（下）

戴联斌

摘要：传统观点认为，士绅阶层的家刻活动具有利他主义的属性。事实上，和坊刻本一样，家刻本也会进入书籍市场流通。本文的重心，则是论证家刻活动是士绅家族文化策略的一部分，其目的是维持其文化传统和士绅身份，与土地、教育同等重要。本文第一部分对明代家刻本的数量以及家刻本体现的刊行者—作者关系类型进行历史统计分析，认为明代家刻本数量是持续增加的，最后150年是家刻活动的繁盛期，其中以作者自刻本、家人刻本、鉴藏刻本和门生刻本最能体现家刻本的社会功能。第二部分具体分析杭州张瀚（1510—1593）家族自16世纪至19世纪末的著述和刻书活动，以检讨张氏家族如何借助家刻活动来维持其文化传统和士绅地位。结论部分，回顾本文所用方法，暂称之为“目录学重建”，认为这是利用中国传统目录研究中国书籍史的第一步。

关键词：家刻本 出版史 书籍史 宗族 士绅社会 中国目录学

二、杭州张氏家族的家刻活动（1368—1895）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统计分析表明，作者、家人、同仁、门生和地方官是家刻活动的主体。第二部分，我要检讨他们作为在社交网络中拥有共同身份的士绅人士如何使用他们的出版物。杭州张氏家族的家刻活动是我分析的标本。这个家族在明清时期成功地维持了他们的士绅地位，他们的族谱存世并在1995年由巴蜀书社影印出版。这个家族中，有几十个男性成员在政治、文学和学术领域取得成就，而享有相当的声誉；有些成员也刻印家族以外作者的著述。张家人自己的著述和他们刻印的书籍，本来都度藏在家族的藏书楼里，1861年太平天国军攻打杭州，所藏化为灰烬，连目录都没有留下。^①但张家人的部分著作，以及一些副文本，还有幸存世，这有助于重建他们的著述和书刻的一些目录学信息。

见于记载的张氏家族史，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从明到清，坊刻有明显的“不连续性”，很

* 此文原题“Household Publications in the Society of Ming Hangzhou”，刊于Michela Bussotti & Jean-Pierre Drège, eds., *Imprimer sans profit?: Le livre non commercial dans la Chine imperial* (Genève, Librairie Droz S.A., 2015) pp.339-414。此次为作者自译中文首次发表，行文稍有改易，以符合中文读者阅读习惯。作者戴联斌，牛津大学东方学博士。现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任教，此前曾在约克大学、阿尔伯塔大学、哈佛大学和柏林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从事教学或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13世纪以后中国及东亚的文本实践(textual practice)和知识实践(knowledge practice)。编者：鉴于该文信息量较大，本刊予以分期发表。本期为文章的第二部分和结论。

① 王士禛：《居易录》，济南王氏1689年本，卷二十九，叶7b-8a；亦见丁申：《武林藏书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3页。张景云：《济美集》，卷二，叶16，见张瀚《奚囊蠹余》附录，武林往哲遗著1895年本。

大程度上是因为明清易代以及满人的政治钳制。^①但家刻应另当别论。事实上，明代的家刻活动在入清后仍然继续，并刊刻了更多的版本，部分原因是私人藏书增长，考证之风出现，以及刻印技术提高（尤其是活字印刷得到广泛应用）。^②本文对张氏家族的考察，下延到19世纪末期，是为了获得一个更宽广的历史图景，借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检讨士绅家族如何使用家刻本。

在这一部分，先简述张氏家族的族谱，重建张氏家族成员著述的目录学信息和他们的刻书活动，然后略述这个家族的兴衰以及他们跨越明清两代的文化传统。最后，把钩稽到的他们的刻书活动放在家族的历史中考察，以说明他们怎么使用家刻本。

（一）杭州张氏族谱及张家刻书

本文考察的杭州张氏家族，源于汴梁。1127年，因女真金占领汴梁，张氏家族有一人南逃至杭州，遂居焉，子孙繁衍，渐成大族。据载，张氏家族宋元时曾编写族谱，但明初已佚。直到1578年，才第一次编定新谱，此后1615年、1656年、1687年、1713年、1752年和1766年均有增续修订。1766年的族谱，在1901年增补刻印，题《清河家乘》。^③

以上诸谱，只有1766年和1901年的两部存世。1766年族谱由张振河（生于1714年）和张果（1698—1782）编辑，题《张氏族谱》，为稿本，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④1901年刻本，由张景云（生于1830年）增补1766年族谱而成，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密执安大学亚洲图书馆有藏。^⑤本文所据，为1901年族谱的1995年影印本，复原张氏家族史、辨认其家族成员及著述，均依从此影印本。

1901年族谱，首序数篇，次凡例，历述明清诸谱编纂过程。再次为一世至十一世支系图。更有用的材料在“承祀”及以下诸卷，载有家族成员小传。“承祀”卷本录列一世至十九世，张景云在增补时又加入自己所在的一支（从八世到十七世）。“名寿录”则收录有科名和入仕的家族成员，以及县学府学生员和太学生，还有荫封和耆老。其他各卷，还包括列女、方外、族长、房长，以及逸闻。

1578年的族谱在编纂时，正当张氏家族在杭州既贵且富的巅峰时期。由于明以前的祖先难以追溯，这一部族谱把家族的历史上溯到14世纪元明易代之际，以太学生张宝（1328—1410）为始祖。^⑥其修谱原则，是考订家族里的每个成员，确保信而有征，以后的家族都遵循这个原

① 井上进：《明末清初の出版と出版と統制（前編）》，见矶部彰编：《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こはく》，知泉书馆2004年版，第43—60页。

②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pp. 151–155;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5—614页。

③ 关于张氏明清诸谱，见张景云：《清河家乘》1901年版，“首卷”及“跋”，收入《中华族谱集成》张氏谱卷，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版。

④ 见程小澜编：《浙江家谱总目提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⑤ 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编：《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Ted A. Telford, P. Thatcher Melvin, Pei-nai Yang Basil, eds., *Chinese Genealogies at the 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 1983。

⑥ 张黻（1506—1588）：“清河家乘序”（1575年），见张景云：《济美集》，卷二，叶5a。

则，并予以强化。1687年的族谱，修谱原则有一些修订，拒绝了与权贵之家通谱的建议，并将自外族过继收养的男子从族谱除名。^①根据修订后的修谱原则，张氏家族开始分房：第三代张璘（1389—1455）一支为“老大房”，张珍（后更名张翱，1394—1475）一支分为四房。张珍一支子孙兴盛，经济仕途也比老大房成功。张珍被认为开创了家族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其士族的地位，受到拜祭。这个族谱中，每个家族成员都特设一个条目，罗列其名、字、号、所属房、父名（或祖父名）、生卒年月日、婚姻、妻之生卒年月日、子名、葬地、科名、官职。重要成员还附有小传，述其技艺、官声、文名、德行或家族事务。这些原则，1901年的族谱都承袭了下来，共收录男性家族成员1 478人，最早的出生于1328年，最晚的出生于1900年。

如果家族的一个成员有诗文集，关于他的条目就会提及这部集子。族谱著录的文集，很显然有缺漏。1861年，张氏藏书楼毁于太平兵燹，编制一部完整的张氏著述目录是不可能的。为编辑1901年族谱，张景云曾花费30年的时间收集张氏族人的著述，所得极少，1895年汇集刻印，是为《济美集》。^②他的这个经历，说明张氏家族成员的著述，大部分可能只有家刻本和稿本，流传不如坊刻本广。把族谱中的记载和张景云的拾遗补阙综合起来，爬梳整理一番，得到的也只是份简单的张氏著述目录，除了作者和书名，其他信息都缺乏，对我们复原这些著述的刻印情况以及张氏的刻书活动帮助不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一些目录学重建的工作，复原张氏家族成员的著述，不论存佚，一一罗列，还要复原他们已湮没不闻的刻书活动。为此，首先得辨认这个家族的成员，辨认他们的著述，确定时间和地点。

除了现存明清总目外，杭州府艺文志、私人藏书目录，以及张氏家族故交的文字，我都竭尽搜罗，用来做这目录学重建的工作。先从张氏族谱和张景云《济美集》中收集张氏著述名目，然后检索1898年《杭州府志》中的艺文志和其他公私目录以为补充。在集部文献，检索传记和序言也能搜集到一些相关材料。收集到的张氏著述名目的部分目录学信息可以依据善本书提要重建，或者核查该书实物（如果存世），或者根据其他记载。张氏家族成员，除了刻印祖先和他们自己的著述，也刻印一些外人的著述。他们的刻书活动，大多数是根据善本书提要重建的，也有一些来自传记和他们自己的文字记载。为避免同名同姓造成的错讹，在各种目录和集部文献发现的作者，我都会做一个身份核查，与族谱中的记载做一个对照。这份谨慎，在拟定著述目录和刻书目录时，都是一直保持的。

目录学重建的工作很繁重，但很有成效，见文末附录。一共收集、核定了139个版本。这些版本不是张氏家族成员的著述，就是他们刻印的书籍，时间从16世纪40年代一直下延到1895年。这139个版本中，只有3种是族外人的著述，54种有明确纪年或大致纪年，82种有明清年号可考，无任何纪年的只有3种；印本80个，稿抄本31个，另外28种无法断定。在印本中，坊刻本只有1件，

① “重修张氏家乘凡例十六则”（1687年），见张景云：《清河家乘》1901年版，“首卷”，叶8a。

② 该集附于张瀚《奚囊蠹余》，武林往哲遗著1895年本。

官刻本3件，族外人刻印本11件，因此，至少有65件为张氏家族成员刻印。为了检讨张氏家族成员如何使用他们的家刻本，我们需要对每一种书籍一视同仁，不管它是印本还是稿抄本，不管它是张氏家族成员制作的，还是族外的人制作的，不管是官刻本，还是家刻本——它们都有助于认识家刻本对于张氏家族的意义。

附录中所列最早的张氏家刻本，是1569年刻印的胡世宁（1469—1530）文集，由张瀚（1511—1593）编辑刻印。张瀚是这个家族最有名、最有成就的成员。张氏家族最晚的家刻本是什么，现在很难考订；如果自刻诗文的传统得到延续，他们最后的家刻本可能是在1861年之前制作的。张氏家族有近一半的成员死于杭州之围，此后该家族就再也没有能力刻书了。1862年，张荫榘（1829—1862）与人倡和，写了一组诗以记杭州之围。这组诗起初只有抄本，首次刻印是在1895年，由杭州藏书家丁丙（1832—1899）主持。^①在这30年间，张氏家族甚至已经无力负担刻印张瀚著述的费用，也是由丁丙在1895—1896年间雕版印行。^②1901年版张氏族谱《清河家乘》，也是由丁氏兄弟资助的。^③

从16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这300年的时间里，张氏家族一直持续他们的家刻活动。就这些家刻本中的刻印者与作者关系而言，大多数为作者自刻本和家人刻本，这一现象，与本文第一部分对于明代家刻本的统计分析是一致的，同时也暗示张氏家刻活动与其家族史彼此关联。根据附录，他们的家刻本，大多数刻印于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中期，大约50年，这也是明代出版业的高潮期和清初出版业的凋零期。这个时期，张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已经持续约100年，清初开始衰落。但即便家道中落，清初全国的出版业在17世纪后半段跌入低谷^④，张氏家族还是维持了他们的文学和文化地位，这得益于他们的文化传统。

（二）张氏家族兴衰及其文化传统

研究明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者，注意到杭州张氏家族，是因为出了个张瀚。张瀚出生时，张家以商贾为业，在明代中期商业化潮流中发家致富。^⑤这一节当然不是关注张氏的商业活动，而是探讨他们的文化传统。

据张瀚所述，张家以纺织致富，基业为第四代张鹏（1417—1490）所创。张鹏为第三代张珍独子。^⑥张珍的父亲张彬（1358—1440），在族谱中属第二代，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也有大量的田

① 张荫榘、吴淦：《杭城辛酉纪事诗》，收入《庚申泣杭录》，武林掌故丛编本，杭州丁氏1895年版。

② 丁丙《武林掌故丛编》第7册收录张瀚所编《武林怡老会诗集》，刻印于1882年。1895—1896年，又刻印张瀚《奚囊蠹余》和《松窗梦语》。

③ 张景云：《清河家乘》，“跋”，叶2a。

④ [日]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李俄宪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44页。

⑤ 卜正民曾翻译并讨论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见Timothy Brook, “The Merchant Network in 16th Century China: A Discussion and Translation of Zhang Han’s ‘On Merchant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24.2 (1981), pp. 165–214.

⑥ 张瀚：《松窗梦语》，卷六，叶11a–b；Brook, *The Merchant Network in 16th Century China*, pp. 173–174；张景云：“名寿录”，见《清河家乘》，叶44a。

地。张珍与同父异母哥哥张璪争夺张彬遗产失败，从钱塘迁居仁和，子孙遂隶籍仁和。^①张鹏有四子，继承家业，从事织染，孙辈中则有盐商。^②

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张氏家族既是商，也是士。明代中叶，传统的士商界限被打破，王守仁（1472—1529）主张士商“异业而通道”，对士商合一予以理论说明。^③张瀚的家族，很好地反映了这个社会变化。他的一些兄弟及堂兄弟在士商职业之间自由切换，毫无障碍。^④对他们来说，不论经商还是业士，都是为了让家族得到延续，走向兴盛，这是他们既定的文化策略和社会策略。经商所得可以用来支持子弟教育，这样子弟就有机会进入仕途，赢得的政治资本又能增加他们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这些都是维持士绅地位必不可少的资源。^⑤也正是依靠一些家族成员经商，张氏子弟才得以在16世纪初进入士绅阶层。1511年，张应祺（1482—1520）成为张氏家族的第一个进士。

张洪（1499—1548）是张瀚的堂兄，死后张瀚给他写了一篇行状，其中提到张家的文化策略。张洪在张瀚这一辈中年纪最大，父亲张应祯（1480—1538）为仁和第六代长子，总理宗族事务。张洪也曾读书应举，后来转学武术及兵法，但最擅长的还是经商，前后数十年。张洪经商获利甚厚，他父亲张应祯得以为张氏藏书楼添置藏书，为家塾延聘良师，自己也专心训课族中子弟。张洪弃商后，重操儒业，颇工诗。^⑥张洪不是家族中唯一一个爱好士人生活方式的人。张氏家族成员对士人生活方式可谓念兹在兹，张瀚同父异母的哥哥张源（1510—1564）在挣够钱后，立马弃商从儒，与地方士大夫交往，像士绅一样生活。^⑦

张氏家族成员渴望晋身士人阶层，对子弟教育投入极多，据说这在当时地方商贾之家中很罕见，也很有成效。^⑧在1510—1541年这30年间，有8人中中了举人和进士；1561—1582年，又有3人中举。多年后，张瀚在回忆录中列出了这些中举中进士的族人，满是自豪，声称他们族人的功名已经冠绝一方。^⑨16世纪是张氏家族的鼎盛期。到张瀚晚年，他的家族已经是杭州府最大的家族之一，男丁已经达到300余人。^⑩1593年张瀚死后，他的家族成员逐渐科场失利，后代中只有张懋忠（1577—1650）和张炳（1749—1834）二人分别于1634年和1789年中进士，但家族仍然是地方甲族，其政治和经济地位一致维持到1644年明王朝灭亡，始终在地方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张蔚然（1568—1630）曾在福建某地任知县，以文学和儒学知名，1609年与其他几名族人参与编

① 张瀚：《松窗梦语》，卷六，叶12b。

② 贩盐者为张应裕（1495—1580）、张应祠（1498—1572）兄弟；见张景云：“名寿录”，载《清河家乘》，叶45a。

③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104—121页。

④ 他们是张洪（1499—1548）、张源（1510—1564）、张济（1523—1589）、张涵（1525—1588）；见张景云：“名寿录”，载《清河家乘》，叶45a。

⑤ Brook, *Family Continuity and Cultural Hegemony*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证明了文化策略对家族延续的重要性。

⑥ 张瀚：“从兄东川公行状”，见《奚囊蠹余》，卷十七，叶1a-b。

⑦ 张瀚：“仲兄双洲公墓志铭”，见《奚囊蠹余》，卷十六，叶5b-6a。

⑧ 吴鼎：“张爱山墓志铭”，收入丁丙编：《武林坊巷志》（第6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1990年版，第196页。

⑨ 张瀚：《松窗梦语》，卷六，叶8b-9a。

⑩ 张瀚：《松窗梦语》，卷六，叶11a。

纂第一部《钱塘县志》。^①他还在西湖边有一大块地。在杭州城内，张氏家族在最好的坊巷拥有大量的房产，1645年均为满人占用。^②

满人入杭州，张氏富贵烟散。一些家族成员选择做了明遗民，或隐居，或出家，甚或密谋起事，但大多数家族成员在新王朝求生。满人军官强占杭州城内张氏宅邸，家族遂一蹶不振。1645年、1648年和1651年，先是满人文武衙门入驻，然后是满人兵丁抢占民房，大批杭州居民被迫迁出居所。1648年，城内建立满城，以高墙围之；1658年扩建，满汉隔离。^③张氏族产被强征后，一些家族成员不得不迁居乡下，另一些则迁居邻近州县甚至外省。^④张蔚然的子孙选择迁居乡下，他们经常回想起以前的舒适生活，偶尔也会在旧宅周围徘徊，里面自1645年起就住着满洲官兵。^⑤张师栻（1582—1659）在为1656年的族谱写序时，表达了对满人强烈的不满。1644年，张师栻从江西辞官回家，便遁迹乡间，晚年专心课族中子弟，并管理族人。他在序中，首次提到张珍留下三条家规：不为吏、不为儒、不为官，目的是规诫族中子弟勿侈。张师栻承认，16世纪张氏以科名仕途起家，但他认为，科名仕途只是权宜之计，张珍的三条家规必须牢记，家族历经如此乱世，更应遵守无违。^⑥为家族修谱，始于张瀚1575年动议，他还为张珍写了传记，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三条家规。^⑦张师栻的序，1766年和1901年的族谱都没有收录。因此，这三条家规，可能是张师栻自己拟定的，试图让族人接受自己的遗民意识。

明遗民意识如何影响张氏家族，其他族人对张师栻发现的家规如何反应，史料缺乏，不可妄论。但张氏家族在清初急剧衰落，政治和经济地位一落千丈，不可挽回，则确凿无疑。张贲（又名贲孙，1620—1676）和他的堂兄张丹（又名纲孙，1619—1687）就亲身经历了家族的衰落，他们的诗歌经常把1644年以前的富贵生活与1644年以后的穷困处境相对照。^⑧家族衰落的同时，族人中社会分层和经济分化变得严重，以致长幼尊卑失序，祭祀典礼失时。张竞光（1610—1673）在1660—1674年间董理家族事务，1656年建议修订族谱，将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从族谱中除名，并自掏腰包试图整顿宗族，重建祠堂，重订族规。^⑨张竞光还写了一首长诗《述祖德诗》，称扬明代祖先的功名德行。这首诗刻印后，在杭州士绅间流传，向地方精英人士宣告张氏家族辉

- ① 张景云：《济美集》，卷二，叶18a；聂心汤：《【万历】钱塘县志》，见《武林掌故丛编》第16册，杭州丁氏1893年版。
- ② 张丹：“孤山草堂记”（1643年），见《张秦亭先生文集》，钱塘从野堂1670年版，卷五，叶2a-3b。另见“耐冷谭”，收入丁丙编：《武林坊巷志》（第8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445页。
- ③ 丁丙编：《武林坊巷志》（第8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430—431页。关于杭州八旗驻防，参见Im Kaye-so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Eight Banner Garrisons in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1): A Study of the Kuang-Chou, Hang-Chou, and Ching-Chou Garrison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1981, pp. 15-18;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08, 109, Fig. 7, 115.
- ④ 张景云：《清河家乘》，“跋”，叶1a-b。
- ⑤ 张洵：“从野堂感怀”，载张景云：《济美集》，卷二，叶24b；张贲：“望故第”，见《白云集》，杭州不惑堂1752年版，卷十五，叶9a。
- ⑥ 张师栻：“重订张氏家谱序”，见张景云：《济美集》，卷二，叶16a-b。
- ⑦ 张瀚：“高祖介然公行略”，见《奚囊蠹余》，卷十七，叶7b-8b。
- ⑧ 比如，张贲：“长歌赠四兄”，《白云集》，卷十三，叶6a-7a。
- ⑨ 孙诒：“张氏宗规序”，见《孙宇台集》（1684年），《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8—149册，卷六，叶4a-b。

煌的过去和传统。^①

张竞光努力恢复家族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结果并不如他期望的那样成功。1644—1800年，张氏家族只出了1名进士和6名举人。^②18世纪下半叶，张氏家族已无力依礼仪葬四代死者，另有20多名族人死后只能暂厝多年。后来是张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张果在北京坐馆多年，攒了一些钱，回杭州重整家族墓地。后来墓地为当地一富商侵夺，张果及族人讼之官府，耗时多年，才收归为族产。^③

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张氏家族尽管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下降，文化传统还是得到维持。这个文化传统，15世纪由张珍创立，16世纪由张瀚众兄弟光大，其家族刻书就保存了这个文化传统。

张珍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精通儒学，尤善《易经》，也涉猎诸子，如道家以及医、卜、星相、天文、术数等技艺。^④张珍死后，著作散失，但给家族子孙留下的文化传统涵括经世、经学及实学。史学在这个家族的文化史上未曾据主要地位。附录中，张文燿（1564—1633）在1587年刻印《战国策》及诸家注，其实是他祖父和父亲的成果（他祖父与张瀚是堂兄弟）。^⑤但此后张氏家族并无人从事历史研究。至于其文学传统，始于16世纪早期，当时家族已经足够富裕，重金供子弟读书以博取功名。基于张氏家族家刻书籍，以及家族成员著述目录，他们的文化传统可以归纳为经世、经学、文学、天文、地理以及释道。

张氏家族的经世传统，以张瀚为代表。张瀚前后在朝廷和地方任职40多年。^⑥1577年与上司权相张居正（1525—1582）发生冲突，被迫致仕。^⑦张瀚第一部有影响的经世著述，是《皇明疏议辑略》，刻印于1551年。^⑧这是明代一部开创性的汇编，后来至少有两部依循它的宗旨和体例。^⑨张瀚之后，有侄孙张谦（1550—1595）继承经世之学，编纂《国朝名公经济文钞》，1587年

① 张竞光：“述祖德诗”，收入《宠寿堂诗集》（1663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8册，卷二，叶1a-5b；柴绍炳：“述祖德诗小引”，《柴省轩先生文抄》（1717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0册，卷七，叶36a-b；毛先舒：“张氏述祖德诗序”，《澠书》（1661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0册，卷一，叶15b-16b。

② 六名举人是张坛（1629—1667，1660年举人）、张四维（1691—1721，1720年举人）、张光岳（1678—1764，1723年举人）、张果（1741年举人）、张鹏南（生于1746年，1771年举人）、张炳（1779年举人）。张炳后来中进士。见张景云：“名寿录”，《清河家乘》。

③ 全祖望：“西湖张氏祖墓记”，见《鮚埼亭集外编》（1811年），《续修四库全书》第1429册，卷二十，叶17b-20a；杭世骏：“赠张诚然序”，见《道古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26册，卷十五，叶19a-20a。

④ 张瀚：“高祖介然公行略”，见《奚囊蠹余》，卷十七，叶7b-8b；又《松窗梦语》，卷六，叶12b-13a。亦参见沈朝宣：《嘉靖仁和县志》（1549年），收入《武林掌故丛编》（1893年）第16册，卷九，叶33b-35a；赵世安、顾豹文、邵远平：《仁和县志》（1687年），上海书店1993年影印版，卷十八，叶47b-48a。

⑤ 张文燿：《战国策谭概》（1587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4册，尤其是诸篇序言。

⑥ Lienche Tu Fang (i.e. Du Lianzhe 杜联喆), “Chang Han”, L. Carrington Goodrich, ed.,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vol. 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72-74; 更全面详细的传记，见刘毓崧：“明吏部尚书张恭懿公别传”，《通义堂文集》（1918年），《续修四库全书》第1546册，卷六，叶18a-35a。

⑦ 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1-23.

⑧ 张瀚：《皇明疏议辑略》（1551年），《续修四库全书》第462—463册。

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781年），卷五十六，第1251页。

自行刻印。^①在17世纪下半叶，张氏家族的经世之学更加强调实用技术，他们不再汇编刻印奏议。这个时期，至少有3名家族成员精于水利，尤其是河工（黄河治理）。张琨（1646—1703）曾在山东济宁河道总督府任职，专务河工。^②张景曾（1640—1702）著《治河策》，并绘有河道图。张藹生1698年著《河防述言》，记录其友陈潢治河之论，并自绘黄河全图以明之。据《清实录》记载，乾隆曾研究过他的河道图，1785年下令将张藹生的著作收入《四库全书》。^③

张氏家族之经学，主《周易》，17世纪10—40年代涉及四书与《春秋》。张氏治易，始于张珍，此后族中子弟科举，都主易。^④其中，以张振渊（1558—1611）治易最有成就，其治易之书刻印于1615年，后由其子增订于1627年。事实上，在他去世那一年，也就是1611年，他研究四书的书增补后刊行。张振渊的经学在杭州很有影响，他的两个儿子都继承了他的经学。^⑤张蔚然也治易和四书，17世纪20年代他主持家塾前，可能就把讲稿刻印了。张岐然（1600—1664）则涉足《春秋》，他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春秋》学者。^⑥

张氏家族的文学传统，始于16世纪初。张洪的诗集是所知最早的，1548年他去世前这部诗集以抄本流传。此后，张氏家族诗学和经学并重，一直持续到17世纪初，但似乎都不如张洪有成就。17世纪下半叶明清易代，张氏家族衰落，一些家族成员重操诗文，以张坛及其侄子张丹、张贲最著名。

天文之学，在张氏家族学术延续最久，从15世纪到18世纪中叶都有子弟研习，未曾间断，^⑦但没有史料表明他们在18世纪以前编纂过这类著述。子弟中似乎张永祚（1683—1756）最精此学。1738年，他以精于天文历算被举荐给乾隆，此前一年，他以特进任钦天监博士。在北京期间，他负责考订诸史天文志。后辞官回杭州。张永祚最重要的著作是《天象原委》，去世前才完成。^⑧他的大部分著述，都以抄本流传。

关于释道，在张氏家族史上地位并不显著，仅有三种著述和一种族外书籍见于记载，并且都出自张懋伦（1551—1599）。事实上，张氏家族一直轻忽佛道，佛教信仰也只是在明亡以后才为部分家族成员接受。张珍立下族规，禁止任何法事，张瀚一代及后代都恪守这一族规。^⑨1644年以后，这一族规被打破。有几个族人皈依佛教，以表达自己明遗民的立场，其中以张岐然出家一事

① 茅坤：“国朝名臣经济文钞序”，见《玉芝山房稿》（1558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6册，卷六，叶12b—14b。

② 张景云：《济美集》，卷二，叶43a—b。

③ 《高宗纯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一二三九，叶674b—675a。

④ 张瀚及其侄子张楷、张櫓科皆主易。见张瀚：“赠竹川张先生序”，《奚囊蠹余》，卷十一，叶1a；“仲兄双洲公墓志铭”，卷十六，叶6a。

⑤ 张竟光：“说统诗”，《宠寿堂诗集》，卷二，叶6a—7a。

⑥ 张岐然：《春秋四家五传平文》（1641年），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28—130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第578—579页；卷三十，第616—617页。

⑦ 丁申：《武林藏书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3页。

⑧ 杭世骏：“钦天监博士张君墓碣”，《道古堂文集》，卷四十七，叶2a—3b。

⑨ 张瀚：《松窗梦语》，卷七，叶13a。

最突出。^①明亡后,张岐然在一间寺庙里隐居四年,1649年正式剃度出家。但本质上,他还是一名儒者,精研儒经远胜佛典。在任一家寺院住持期间,他完成了关于《大学》的研究,好友黄宗羲为之序说。^②

以上简短回顾张氏家族的文化传统,描述其家族成员的著述,其中有重要作用的是作者自刻本。对家人来说,家刻本把他们与祖先代表的家族史以及祖先创立的传统联结起来。从16世纪到19世纪,张氏家族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持续下降,但总体来讲,他们的文化传统维持了下来,并得到很好的发展。刊行家刻本,可以帮助士绅社会认可家族的文化传统,而家刻本的流传,主要借助士绅文化中的社交网络有意识地操作。

(三) 张氏家族对家刻本的使用

张氏家族的社交网络,第一个可考的,由张瀚建立。他的诗文集,最先由他在广西苍梧(今梧州)的同僚于1569年刻印,当时他在那里督两广军务。^③张瀚也是家族中第一个制作家刻本的人,目的是为了维持与其他士绅之家的关系。这个家刻本是胡世宁的诗文集。胡世宁也是仁和人,是张瀚父亲的朋友,也曾在广西做过地方官,比张瀚任职苍梧要早20多年。张瀚对这位父执很敬重,花了很多年收集他的诗文。^④1577年被迫致仕后,张瀚组织了一个诗社“怡老会”,成员都是70岁以上的隐退官员,一共12人(包括张瀚和他的堂弟张洵[1515—1596])。1588年,张瀚刻印了怡老会的诗集,并配有成员像。这个诗集很能代表张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关系。^⑤

张瀚为家族培育了一个士绅身份,与杭州其他大族有共同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在明代最后几十年得到强化,当时文人结社并不仅仅是为了谈诗论文,更多的是卷入思想运动和政治活动。张氏家族享有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最终催熟了它的文化传统,学术和文学成就也达到高峰。这些成就,体现在他们的家刻本中,并在家族的社交网络中流传,因社交网络予以支持和赞扬,他们的成就也随之放大。

和江南地区其他士绅之家一样,张氏家族也有一些子弟参加了复社。^⑥复社是晚明最大、最有影响的文化人结社。对本文的研究而言,张氏子弟的个人经历其实比复社自己的故事更有趣。张岐然在加入复社前,自己在杭州组织了一个读书社,与社友一同研读《春秋》,他的《春秋四家

① 张景云:“方外”,《清河家乘》。张氏家族最早的佛教徒为张樛(生于1562年),出家可能与明亡无关。明亡后出家的有张岐然、张肃然(生于1595年)、张尧化(生于1579年)、张培(1597—1657)和张尧雍(生于1609年)。岐然子元坊(1629—1699)受父亲影响也出家。

② 黄宗羲:“张仁菴古本大学说”,《南雷文定》(1688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5册,卷一,叶26a—27a;《张仁菴先生墓志铭》,《南雷文约》,卷二,叶45a—48a。

③ 张瀚:《奚囊蠹余》,“序”。

④ 张瀚:“刻(胡)(吴)清惠公诗文集”,《奚囊蠹余》,卷十二,叶9b—10b;“士人纪”,《松窗梦语》,卷4,叶4b—5a。亦见刘毓崧:“明吏部尚书张恭懿公别传”,《通义堂文集》,卷六,叶32a。

⑤ 张瀚:《武林怡老会诗集》(1588),杭州丁氏1882年版。

⑥ [日]井上进:《复社姓氏校录附复社纪略》,《东方学报》1993年第65册,第570—571页。

五传平文》就是组织这个读书社的成果。在这部书中，《春秋》经文下列诸家注疏，以显示诸家异同。张岐然是明代最早将《春秋》诸家注疏一视同仁的学者。胡广主编《五经大全》，其中《春秋》尊胡安国（1074—1138）注。^①胡广主持的《四书五经大全》，顾炎武斥之简陋、剽窃、多一偏之见。^②在顾炎武之前，张岐然就已经试图矫正《五经大全》对《春秋》的阐释。事实上，张岐然的著作，体现了他的读书社读经的方式。和其他一些文人社团专研诗文做法不同，张岐然的读书社主张重读儒经，成员要先读经文，然后才读注疏，关注的是经文的原意、证据和字句，强调考证甚于阐释。^③这种读经方式，比18世纪主导学术和思想运动的考证之学倡导的要早。^④

张岐然对江南经学的影响，在18世纪得到充分评价。^⑤复社的一些成员认为，他的研究证明了张氏家族在江南的文化地位。1670年，复社的一名前成员见到张丹，还向他讲述几十年前见到张岐然的情形，把阅读张岐然著作的经历和对张氏家族的印象直接联系起来。^⑥

张岐然的读书社，清初杭州士人还经常谈起。但他的《春秋四家五传平文》，张氏家族的人却很少谈起，部分原因可能是他的遗民身份并出家当了和尚，族规可是禁止皈依佛道的。不论是什么原因，张氏子弟中无人继承他的经学。从1644年起，张氏子弟更多的是钻研诗文。入清以后，不变的是仍然在社交网络中流通他们的家刻书籍。

17世纪下半叶，入清以后，江南地区声势最大的文社之一是杭州的西泠社，成员诗文风格被称为“西泠体”。张丹是西泠社的中坚，他的伯叔、兄弟、子侄在社里也很活跃。^⑦这是张氏家族文学创作最兴盛的时期。已经刻印的诗文中，张竞光的自刻本就体现了家刻本在地方士绅社会的功能。

张竞光曾任张氏家族族长，他的社交自然部分代表了张氏家族。张丹和张贲诗文和声誉远在张竞光之上，张贲甚至认为他和张丹才是张氏家族最好的诗人。^⑧但兄弟两人都穷困潦倒，无力刻印自己的诗文。张竞光的文集在1663年初刻，同年增补，刻印俱佳。张丹的诗文则由诸弟子于1670年募资刻印，张贲的文集1752年才由其曾孙首次刻印。^⑨

张竞光在1660年才被杭州地方文人认可为诗人，也就在这一年他接掌族长之任。根据杭州文人的描述，张竞光多年隐居不闻，身居斗室，读书吟诗，不使人知。1660年，张竞光刻印自己创作的长诗《述祖德诗》，记张氏家族祖宗功名官迹，被邻居柴绍炳（1616—1670）赏识。柴绍炳是杭州著名文士，和张丹都是西泠社的中坚。张竞光受到鼓舞，就刻印了自己的诗作，其中很多作

① 张岐然：“序”《春秋四家五传平文》，叶1a-7a；亦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第616页。

② 顾炎武：《日知录集解》，卷十八，叶11a-12b、13b。

③ 丁奇遇：《读书社约》，《武林掌故丛编》（第10册），叶1a-2a，4a-5a；朱彭：《吴山遗事诗》，《武林掌故丛编》，叶9b。

④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⑤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第616页。

⑥ 张凡：“序”，见张丹：《张秦亭先生文集》。

⑦ 陈撰：《玉几山房听雨录》，古学汇刊第9—10册，上海国粹学报社1914年版，下卷，叶16a-b。

⑧ 张贲：“长歌赠四兄”，《白云集》，卷十三，叶6a-7a。

⑨ 张丹：《张秦亭先生文集》（1670年）；张贲：《白云集》（1752年）。

品赠咏族人，吟唱家史。跻身杭州诗坛后，张竞光不再恬淡隐居，在自刻诗集中千方百计突出自己和族人的文化成就。现在能见到的影印本中，除了他的自序外，还有五篇别人的序，都是称扬他本人和张氏家族的。写序的，包括杭州最有名的诗人毛先舒（1620—1688）、一个外地诗人、张竞光的一个亲戚，还有他的两个朋友。这两个朋友的父亲很熟悉张氏家族。跋有两篇，一篇是张丹写的，另一篇出自另一位族中子弟。^①

除了序跋，这个自刻本诗集还收录了杭州名流的点评。名流点评在明清刻印的文集中很常见，作者往往攀援名人以自高声价，以至有人擅自托名伪造点评。毛先舒就这样被人利用过。有一个素不相识的作者，新近刻印了自己的诗文，其中就有假托毛先舒之名伪造的点评。毛先舒写信强烈要求把他的名字和假托的点评从书版中铲除。^②张竞光在自刻诗集中，加上了很多名人的点评，几乎每一首诗后面都附有几段，有的来自毛先舒这样的名人，有的来自同好，有的来自族人。这说明，在1663年付刻以前，他的诗稿已经在这些人中间流传了一段时间。如果他在1660年接任族长前隐居斗室是真的，这样传阅诗稿是很不寻常的。在《述祖德诗》刻印之前，族中并没有人知道他的诗才。他在自刻诗集中这样大张旗鼓地收录名人点评，颇受后人讥评。^③负责编辑的柴绍炳曾建议张竞光要大量删减点评，^④但张竞光很显然没有采纳。

把家刻文集用于非文学的目的，张竞光不是族中唯一的。张琨曾跟随毛先舒学诗。在离开杭州去北京就任一个低职位前，张琨就选刻了自己的一些诗作，准备在北京展示他的诗才，^⑤而不是让人觉得他只懂河工。无论出于什么具体目的使用家刻本，张氏家族都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文化传统，族中子弟在这个精英传统中接受教育，他们的诗文也符合精英审美情趣。家刻本与家族文化传统的紧密关系，也得到科考的认可。参加考试的举子，在答卷之前需要填写家世。入清后，张氏家族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在填写家世时都提到家刻文集。张景云（生于1830年）、张荫榘、张荫椿（生于1869年）在考卷前提到张炳（1749—1834）和张凤苞（1778—1853）的诗集，以显示他们的家族文化传统。^⑥

诗文创作和刻印，是在张氏家族文化传统中进行的。族人刻印的书籍在士绅之间流传，是为了巩固他们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在家刻本中，各种文本技巧用来体现他们的文化和社会身份，这些刊行者、作者和他们的家人族人，有意识地把自己与那些不属于这个士绅圈子的普通人区别开来。因此，家刻本并没有什么利他主义属性或非商业属性。检讨刊行者如何使用家刻本，仅有

① 所有序跋，都见于影印本张竞光《宠寿堂诗集》。

② 毛先舒：“与友人乞去评语书”，《小匡文钞》，卷一，叶20a-21a。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三，第4043页。

④ 柴绍炳：“与张觉菴书”，《柴省轩先生文钞》，卷十一：叶10a-11a。

⑤ 毛先舒：“题张琨诗草”，《思古堂集》（1685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0册，卷三，叶10b-11a；“与张琨书”，《小匡文钞》，卷一，叶13b-14a。

⑥ 顾廷龙编：《清代硃卷集成》，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关于张景云，见第271册，第207—216页（尤其是第208、209页）；关于张荫榘，见第248册，第205—208页（尤其是第207、208页）；关于张荫椿，见第89册，第259—266页（尤其是第260、261页），又第276册，第329—336页（尤其是第330、331页）。

目录学著录是不够的，而应该考虑具体历史情形。

三、结论

本文讨论了明代家刻本的社会功能，并下延至晚清，以便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清晰、更充分的认识。我假定家刻本是刊行者和作者之间“各种关系的载体”。明代家刻本体现的这些关系的不同类型，说明家刻活动有不同的动机，使用目的也不尽相同。明代家刻本中，作者自刻本最多，其次是家人刻本、门生刻本和同仁刻本。16世纪初期，宗族组织发生转变并广泛建立，士绅社会也要求建立社交网络，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家刻本的大幅增长；此后，家刻本持续增加，并大约在明王朝最后50年达到顶峰（从16世纪90年代到17世纪40年代）。

本文检讨了杭州张氏家族的家刻活动，表明作者自刻本和家人刻本与一个家族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从16世纪起，家刻本被当作巩固和宣扬家族传统的有用工具。它们在基于士绅文化建立的家族社交网络中流传，以显示家族的文化成就和文化地位。明清易代之际，即便政治和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张氏家族的文化传统一直得到维持，从15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刻印族人的著述，有助于保持这个文化的延续性；而文化的延续性，又能保障家族社会政治生命得到延续。对于明清士绅来说，为维持士的身份和地位，土地和财产很重要，但有时候文化传统更重要。

本文对明代家刻本所作统计分析和个案研究，都是基于对目录学信息的重建。理论上讲，在研究刊行者如何使用一个家刻本之前，这个家刻本必须得到明确的“身份”认定，也就是我们需要掌握它的目录学信息和刻印情况。困难在于，中国目录学传统通常以学术发展（和藏书活动）为中心，传统的著录项通常只有书名、卷数、作者，以显示学术源流。结果，大多数传统目录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现代书籍史学者最关心、最需要的其他目录学信息，特别是关于刻印的记述。在目录学实践中，传统的中国目录学家编辑藏书目录、史志目录、读书目录，但很少编辑图书贸易目录。明清出版业发达，但刻书铺和书商在目录学传统中几乎没有任何地位，主导掌控这个传统的是历史学家、学者和藏书家。现存明清目录（尤其是藏书目录），有些改进了著录技术和方式，尤其对书籍的物理形态有详细的描述，这对现代书籍史研究很有帮助，但这样的著录还是很少，根本不足以支持对明清书籍史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①由于现存目录总体上缺乏关于书籍物理形态以及刻印的信息，要统计分析家刻本（或其他类型刻本），重建目录学信息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环。没有这些重建得来的信息，我们就不能充分认识书籍的生命历程和社会功能。对书籍进行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各种目录当然是基础，但在使用这些目录前需要核实和补充其中的目录学描述。对那些已经散佚的书籍，或者存世但不易见的书籍，需要对它们的物理形态和文本

^① 关于中国目录学传统与英美目录学、法国目录学传统的区别，见Lianbin Dai, “China’s Bibliographic Traditio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Book History*, 17(2014), pp. 1-50.

特征作考古式的重建。

当然,目录学重建,还需要利用目录以外的材料。明清时期,著述、刻书、读书等行为已经很普遍,编纂全面综合和回顾性的目录,无一遗漏地记录这些活动是不现实的,因此从现代书籍史的角度看,所有明清目录本质上都是选择性的目录。它们著录的著述和书刻,也许是典型的代表,但也只是收录了部分作者和刊行者,并且对收录的这些人有选择地描述。为了复原某个人真正的著述和刻书活动,我们需要根据其他史料去补充从目录收集的材料。本文研究张氏家族的家刻活动,很多副文本和描述性史料就散见于集部、家谱和方志,这些史料讲述的故事,都是目录遗忘和忽视的。现存目录和钩稽的史料,才使得本文对张氏家族著述和刻书活动的历史分析丰满深入一些。因此,在目录学重建中,目录内外的信息值得同等对待,这样才能让枯燥简单的目录著录项有鲜活的色彩,甚至突破目录著录的局限,重绘明清书业的风貌。

附录^①

明清杭州张氏家族著述及书刻目录(第一部分)

年份	作者	书名	形式	刊行者	关系类型	著录
1551	张瀚(1511—1593)	皇明疏议辑略 三十七卷	印本	王叔杲、 顾尔行	同仁	丁丙1901:8:23a-b; 黄2001:735; 佚名1959:117; 翁2005:353A; 莫&傅1993:5A:16.
1569	张瀚	奚囊蠹余二十卷	印本	张佳胤	同仁	佚名1959:734, 1171; 王1983: 615B; 翁2005:1418B.
1569	胡世宁(1469—1530)	[胡](吴)清惠公诗文	印本	张瀚	乡贤	张瀚1895:12:9b-10b.
1560s	张濂(1512—1561)	不惑堂文集	印本	张濂	自刻	张景云1901
1572	张瀚	奚囊蠹余二十卷	印本	李敏德	同仁	翁2005:1418B.
1573	张瀚	奚囊蠹余二十卷	印本	吴道明	门生	翁2005:1418B; 丁丙1901:37:17a-b; 莫&傅1993:15A:79.
1573	张瀚	台省疏稿八卷	印本	吴道明	门生	丁丙1901:8:21a; 佚名1959:1100; 吴1922:87:7b; 翁2005:359A.

① 本刊2021年第1期《明代家刻与士绅社会:以杭州张氏为例(上)》篇末(第91—92页)古籍书目材料,为本附录建立依据。原说明有误,特此勘正,并向作者、读者致歉。

续表

年份	作者	书名	形式	刊行者	关系类型	著录
1574	张瀚	吏部职掌八卷	印本	吏部	官刻	黄2001:234; 佚名1959:45; 吴1922:87:39a.
1576	张瀚	皇明疏议辑略三十七卷	印本	王汝训、万世德	门生	王1983:170B; 翁2005:353B.
1583	张文颀(1566—1603)	国朝七名公尺牍八卷	印本	张文颀	自刻	王1983:480b; 翁2005:1784B.
1585	张濂、张炅然(1560—1605)	洪武以来程文编	印本	张炅然	家人	茅坤1588:5:10b—12b.
1585	桑乔(?—1564)	真詮三卷	印本	张懋伦(1551—1599)	信仰	翁2005: 3.1150A
1587	张文燿(1564—1633)	战国策谭榷十卷	印本	张文燿	自刻	黄2001:329; 吴1922:87:6a; 邓1911:3:4a; 王1983:114B; 翁2005:306A.
1587	张谦(1550—1595)	国朝名公经济文钞十卷第一续不分卷	印本	张谦	自刻	茅坤1588:6:12b—14b; 翁2005:1779B.
1588	张瀚	武林怡老会诗集	印本	张瀚	自刻	施1983:2.1552A; 吴1922:95:2b.
1609	张蔚然(1568—1630)	钱塘县志	印本	聂心汤	官刻	翁2005:579A; 张景云1895:2:18a.
1600s	张瀚	奚囊蠹余二十卷, 续集二十卷; 松窗梦语八卷	印本	张穰	家人	黄2001:579.
1600s	张瀚	松窗梦语八卷	印本			黄2001:338; 吴1922:89:22b.
1600s	张瀚	督抚奏议十六卷	印本	张穰	家人	黄2001:744.
1615	张振渊(1558—1611)	石镜山房周易说统十二卷	印本	张懋忠、张师枳	家人	张振渊1615.
1618	谢翱(1249—1295)	晞发集十卷	印本	张蔚然	辖地	傅1938:6:16b—17b.
1610s	张振渊	四书说统二十六卷	印本	张懋忠、张师枳	家人	吴1922:86:34a.

续表

年份	作者	书名	形式	刊行者	关系类型	著录
1623	张振渊	石镜山房四书说统三十七卷	印本	张懋忠、张师栻	家人	内阁文库; 东洋文库
1627	张振渊	石镜山房增订周易说统二十五卷	印本	张懋忠、张师栻	家人	吴1918: 经1:49a; 王1983: 5A; 翁2005:21B.
1620s	张振渊	是堂文集十卷	印本	张懋忠、张师栻	家人	黄2001:662; 吴1922:90:26a.
1630s	张岐然 (1600—1664)	春秋左传纲目杜林详注十五卷	印本	张岐然	自刻	翁2005:99A.
1641	张岐然	春秋四家五传平文四十一卷	印本	张岐然	自刻	吴1922:86:23a; 王1983:31A; 翁2005:111A.
1650	张丹(1619—1687), 张賁(1620—1676)	西泠十子诗选十六卷	印本	毛先舒	同仁	柴1717:6:54a—56a; 翁2005:1788A.
1659	张振孙(1636—1680)	西湖竹枝词续集	印本	张振孙	自刻	毛1661:1:21a—b; 张景云1895:2:41a; 翁2005:1654B.
1660	张竞光(1610—1673)	述祖德诗	印本	张竞光	自刻	毛1661:1:15b—16b.
1663	张竞光	宠寿堂诗集二十四卷	印本	张竞光	自刻	王2000: 1592; 李&杨2000:1172; 翁2005:1543A; 张景云1895:2:20a.
1663	张竞光	宠寿堂诗集二十四卷	印本	张竞光	自刻	沈1775: 癸集2:44b; 吴1922:91:4b; 王2000:1592; 李&杨2000:1172; 翁2005:1543A.
1670	张丹	秦亭文集八卷	印本	张丹	自刻	王2000:618; 李&杨2000:1076; 翁2005:1523B.
1677	张琨(1646—1703)	张琨诗草	印本	张琨	自刻	毛1685:3:10b—11a; 张景云1895:2:43a—b.
1679	张岐然	古本大学说一卷	印本	郑春荐	家人	黄1688:1:26a—27a; 吴1922:86:34b.
1685	张丹	从野堂诗集	印本	张丹	自刻	张景云1895: 2:32a.

续表

年份	作者	书名	形式	刊行者	关系类型	著录
1698	张霁生(1651—1709)	河防述言一卷	稿抄本			吴1922:87:25b; 张景云1895:2:31a; 中央图书馆.
1739	张思闲(1680—1763)	两闲书屋集唐诗一卷	印本	张思闲	自刻	潘1891a:3:19b; 吴1922:92:15b; 王1927:4:17b; 李&杨2000:1171; 张景云1895:2:43b.
1741	张永祚(1683—1756)	古今宿度表一卷	稿抄本	许氏	鉴藏	邵1959:454.
1741	张永祚	史记前后汉书晋书宋史天官律历志考正三统历考正十三卷	稿抄本	许氏	鉴藏	邵1959:454.
1744	张永祚	[乾隆九年三月望]月食图一卷	印本	张永祚	自刻	王2000:1243; 邵1959:454.
1748	张永祚	御制历象考成新定算例集要八卷	稿抄本	张永祚		京都大学
1752	张贲	白云集十七卷	印本	张大有	家人	阮&杨1803:1:26b; 李&杨2000:1087.
1777	张炳(1749—1834)	南屏百咏一卷	印本	张炳	自刻	潘1891a:15:28b; 吴1922:95:11b; 施1983:2.599B; 王2000:569.
1794	张霁生	河防述言一卷	印本	四库馆	官刻	吴1922:87:25b; 张景云1895:2:31a.
1807	张瀚	松窗梦语八卷	稿抄本	鲍廷博	鉴藏	罗1943:3:16b.
1835	张霁生	张留野河防述言一卷	印本	刘际清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1862	张荫榘(1829—1862)	杭城辛酉纪事诗一卷	稿抄本			潘1891a:45:29a; 王2000:307; 翁2005:335B.
1867	张荫榘	杭城辛酉纪事诗一卷	稿抄本			翁2005:335B.
1895	张瀚	奚囊蠹余二十卷	印本	丁丙	乡贤	邵1959:854.

续表

年份	作者	书名	形式	刊行者	关系类型	著录
1895	张荫榘	杭城辛酉纪事诗一卷	印本	丁丙	乡贤	施1983:2.335A; 王2000:307.
1896	张瀚	松窗梦语八卷	印本	丁丙	乡贤	邵1959:598.
1800s	张瀚	松窗梦语八卷	稿抄本	瞿氏	鉴藏	邵1959:598.
1800s	张瀚	张恭懿松窗梦语八卷	稿抄本	王宗炎	鉴藏	翁2005:1015A.
1800s	张瀚	张恭懿松窗梦语八卷	稿抄本			翁2005:1015A.

明清杭州张氏家族著述及书刻目录(第二部分)

年号	作者	书名	形式	刊行者	关系类型	著录
嘉靖	张洪(1499—1548)	东川集	稿抄本			张瀚1895:17:2b; 张景云1895:2:4a.
万历	张瀚	台省奏议	印本			翁2005:359A.
	张文颀	据梧集	印本			张景云1901
	张文颀	青羊轩稿	印本			张景云1901
	张文颀	西湖采芹曲	印本			张景云1901
	张文颀	燕台文稿	印本			张景云1901
	张蔚然	西园诗集				张景云1895:2:18a.
	张蔚然	岳游谱一卷	印本			黄2001:212.
	张蔚然	蓬居问疑二卷	印本			黄2001:429; 张景云1895:2:18a.
	张蔚然	三百篇声谱一卷	印本			施1983:2.937B.
	张蔚然	青林文集				张景云1895:2:18a.
	张蔚然	西园诗麈	印本			吴1922:95:17b; 施1983:2.1580B.
	张蔚然	五经四书诠解				张景云1895:2:18a.
	张蔚然	易经讲义				张景云1895:2:18a.
		张文辉(1551—1601)	证真录	稿抄本		
	张文辉	写兴稿	稿抄本			丁1984—1990:7.91—93.
	张文辉	燕游集	稿抄本			丁1984—1990:7.91—93.
	张谦	纂修子史	印本	张谦	自刻	张景云1901

续表

年号	作者	书名	形式	刊行者	关系类型	著录
万历	张谦	名臣硕画	印本	张谦	自刻	张景云1901
	张懋伦 (1551—1599)	参同契心镜	印本		信仰	张景云1901
	张懋伦	阴符经注	印本		信仰	张景云1901
	张懋伦	心经注	印本		信仰	张景云1901
崇祯	张懋忠 (1577—1650)	医统	印本	张懋忠	自刻	张景云1895:2:14a.
	张光球 (1600—1642)	墨程	印本	坊刻本	坊刻本	张景云1901
顺治	张坛(1629—1667)	孤山草堂集	稿抄本			吴1922:91:5b; 柴1717:7:2a-b.
	张坛	东郊草堂集				阮1801:4:41b; 吴 1922:91:5b.
	张坛	东郊草堂集钞二卷	稿抄本			王1927:4:13a; 翁 2005:1523B; 张景云 1895:2:27b.
	张坛	三子新诗合稿	印本	张坛	自刻	毛1661:1:19b-20b.
康熙	张竞光 (1610—1673)	张又竞诗	稿抄本	张蕴辉	家人	柴1717:7:3a-b.
	张竞光	宠寿堂诗抄	印本			阮&杨1803:1:34b.
	张元时 (1628—1690)	河清集	稿抄本			张景云1895:2:27a.
	张元坊 (1629—1699)	梅花诗百首	印本			张景云1901
	张坛	东郊草堂集钞九卷	印本	张成孙	同宗	王2000:1695; 翁 2005:1523B.
	张元坊	乳香堂集				吴1922:92:5b.
	张纘孙 (1608—1677)	粤游诗草	印本	张纘孙	自刻	阮1801: 13:35a; 吴 1922:92:10b; 张景云 1895:2:31a.

续表

年号	作者	书名	形式	刊行者	关系类型	著录
康熙	张纘孙	冰崖诗集	印本	张纘孙	自刻	张景云1895:2:31a.
	张丹	张秦亭先生诗集十三卷	印本	周献	门生	李&杨2000:1076.
	张丹	张秦亭诗集十三卷补遗一卷	印本	石甌山房	自刻	李&杨2000:1076.
	张丹	张秦亭集诗十四卷赋一卷	印本			王1927:4:13a.
	张丹	秦亭山人集十三卷				吴1922:91:3a.
	张丹	张秦亭诗集十二卷	印本		自刻	阮1801:3:39b; 章&武1982:240A; 张景云1895:2:32a.
	张丹	秦亭风雅	印本			吴1922:95:6a; 王1927:28a.
	张丹	曾经一卷	印本			章&武1982:553A.
	张丹 张贲	西泠二子诗集	印本	张丹、张贲	自刻	阮1801:13:34b.
	张丹 张贲	钱塘二子诗集	印本	张丹、张贲	自刻	吴1922:91:11a.
	张贲妾叶氏	晚香楼集				张景云1901
	张振孙 (1636—1680)	两峰楼集				阮&杨1803: 1:46a; 吴1922:91:7b; 张景云1895:2:41a.
	张振孙	江行草				阮&杨1803: 1:46a; 吴1922:91:7b; 张景云1895:2:41a.
	张振孙	钱塘四子诗	印本	张振孙	自刻	柴1717:7:10a-b.
	张孙凤 (1644—1723)	张丹山集				吴1922:91:12a.
	张孙凤	见山堂诗集				张景云1895:2:41b-42a.
	张孙凤	音韵律五卷				张景云1895:2:42a.
	张孙凤	张豕宰中丞年谱	稿抄本			丁1984-1990:7.78-79.
	张锡璇 (1684—1733)	四书纂要	稿抄本			张景云1901
	张锡璇	周易纂要	稿抄本			张景云1901

续表

年号	作者	书名	形式	刊行者	关系类型	著录
康熙	张锡璇	左史提纲	稿抄本			张景云1901
	张锡璇	试草存稿	稿抄本			张景云1901
	张锡璇	飞园文集	稿抄本			张景云1901
	张国鼎 (168— 1735)	石镜堂诗集				张景云1901
	张景曾 (1640— 1702)	治河策				张景云1895:2:42b.
	张景曾	黄河图				张景云1895:2:42b.
	张景曾	林溪集诗文稿				张景云1895:2:42b.
	张[钱]澣 (1681— 1712)	寿平堂集				阮&杨1803: 3:7b; 吴 1922:93:2a.
	裘容贞(生 于1671年; 张 舆孙[1665— 172])妻	函贞阁诗钞				吴1922:94:28a; 胡1957:527.
	裘容贞	函贞阁词钞				吴1922:95:30a; 胡1957:527.
	沈允慎(张 锡元[1669— 1722])妻	静怡轩诗稿				吴1922:94:39b; 胡 1957:278.
	沈允慎	写香楼词				胡1957:278.
	沈允慎	咏月轩诗词				胡1957:278.
	张鏞(1656— 1719)	薇露词钞四卷				吴1922:95:23b.
乾隆	张永祚	三统术考正一卷	印本	张永祚	自刻	王2000:1249.
	张永祚	考定星盘一卷	稿抄本	许氏	鉴藏	邵1959:454.
	张永祚	天象源委	稿抄本	张永祚		杭1888:47:2a-3b.
	张永祚	两湖诗草				吴1922:92:29b; 张景云 1895:2:45a.
	张炳	来鹄山房诗集二卷	印本			潘1891a:15:28a; 李&杨 2000:1088.

续表

年号	作者	书名	形式	刊行者	关系类型	著录
乾隆	张果(1698—1782)	盖翁诗集	印本			阮1801:23:40b; 吴1922:92:27b; 张景云1895:2:45b-46a.
道光	张凤苞(1778—1853)	云松晚翠诗稿	印本			潘1891b:5:10b; 吴1922:93:38a.
	张凤韶(1786—1854)	峨眉山庄吟稿	印本			潘1891a:41:21b.
清	张瀚	武林怡老会诗集	稿抄本			丁丙1901:39:20b-21a; 翁2005:1776B.
	张濂	不惑堂文集	稿抄本			王1927:2:14a.
	张岐然	春秋左传纲目杜林详注十四卷	印本	尚德堂		Bodleian Library, Backhouse 104.
	张永祚	天象源委二十卷附天学记略一卷, 天文试卷一本	稿抄本	许氏, 韩小亭, 罗镜泉	鉴藏	邵1959:465.
	张瀚	松窗梦语八卷	稿抄本			丁丙1901:19:15b; 翁2005:1015A.
	张思闵	两闲书屋集唐诗六十首一卷, 洋烟诗一卷	稿抄本			李&杨2000:1171.
不明	张瀚	奚囊蠹余二十卷, 续集二十卷	印本			吴1922:90:19a.
	张瀚	张瀚诗文集四十卷	印本			佚名1959:108.
	张瀚	台阁疏稿八卷, 疏议辑略三十七卷	印本			佚名1959:603.

[作者: 戴联斌, 牛津大学东方学博士, 现任教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Household Publication of Ming Dynasty and Gentry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Zhang Clan in Hangzhou (PART 2)

Lianbin Dai^①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view holds that household publishing in the gentry class had the attribute of altruism. Like commercial publications, in effect, household publications also entered the book market for circulation. This article is focused on demonstrating that household publishing as a part of the cultural strategy of gentry family was important to maintain their cultural tradition and gentry identity like land and educatio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makes historical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number of household publica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publisher–author, thinking that the number of household publications is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in Ming Dynasty and prosperous in the last 150 years, in which the self–published editions, family member editions, connoisseur editions and protégé editions can be the best reflections of household publications’ social function.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the writing and household publishing of the Zhang Han (1510–1593) family in Hangzhou from the 16th century to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o show how the Zhang family maintained its cultural tradition and gentry status by means of household publishing.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review of the approach it uses, temporarily termed “Bibliography Reconstruction”, believing it to be the first step to research into Chinese history of books through traditional Chinese bibliography.

Keywords: household publication, publishing history, books history, clan, gentry society, Chinese Bibliography

① Lianbin Dai, with a PhD degree from Oxford University in Oriental Studies, is a former lecturer or researcher at University of York, University of Alberta,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now teaches at University of Victoria, Canada. His research focuses mainly on textual practice and knowledge practice in China and East Asia from the 13th century on.